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村BA”“村超”两大乡村体育IP享誉全国之后,余天英创作的《姑妈篮球与“她文化”“她力量”》(孔学堂书局2026年5月出版)填补了乡土女性体育叙事的空白。

谈到“姑妈篮球”,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黔东南州苗族群众的“姑妈回娘家”。“姑妈篮球”就是源于“姑妈回娘家”的传统民俗。

按照苗族传统习俗,出嫁姑妈始终是村寨“自家人”。过去姑妈出嫁后受委屈,娘家人必出面为其撑腰;到现在,这份守护延伸到了热闹的篮球赛场,赛场之上,出嫁姑妈回到娘家后,身着苗族服装尽情奔跑,乡亲父老呐喊助威,在这里,女性成为主角。

这一现象打破传统偏见,让长期困于家庭的女性挣脱束缚、释放自我。它以体育为载体,彰显了现代文明中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价值追求。

多年来,余天英深耕新闻一线采访,积攒了大量鲜活翔实的一手素材,为文学创作筑牢扎实根基。她立足民俗文化、群众体育、乡村经济、基层治理多重视角,完整梳理“姑妈篮球”从村寨民间自娱活动成长为特色文旅IP的完整发展脉络。这部作品以扎实田野调查为基础,兼具理论思辨深度,清晰呈现黔东南“村BA、村超、姑妈篮球”三球鼎立的乡村体育全新格局,是一部饱含烟火气息的乡土纪实佳作,也是解读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专业读本。

作为在场者和作者,余天英没有停留在短视频流量的浅层叙事上,而是深挖雷山县各村寨走访赛事组织者、球员、裁判等人物,完成海量采访记录。书中所有人物故事、赛事数据、民俗细节均来自实地调研。如书中记录民宿店主文腊妹一边经营民宿一边打球,赛场高光后民宿客流大涨,爱好与事业双向增收的真实案例,完整还原姑妈篮球催生“她经济”的落地路径;体育组织者石芳凌晨3点带着团队铲冰保障赛事、常年公益开展少儿体育培训的细节,勾勒出基层工作者托举乡土体育的坚守模样,这些鲜活个体让宏大的“她力量”概念落地生根。

作者在第一章《姑妈篮球篇》主要聚焦姑妈篮球本身,厘清发展时间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苗寨“破棒”布球是雏形,2012

年摄影师向泽忠拍摄的影像让这项民间运动走入大众视野,2024年正式定名并系统化办赛。书中翔实罗列2024年至2025年系列赛事数据,比如2025年黔东南州第二届“仰欧桑杯”全网浏览量31亿次、西江赛事吸引游客超十万、姑妈集市累计销售额600万元等精准数据,客观印证这一IP的流量与产业双重价值。同时书中细致解读姑妈篮球独特规则:允许抱球奔跑、放宽争抢时限、弱化竞技胜负,以“快乐为唯一规则”

这种“移动博物馆”式的创新,让传统文化在大众体育场景中获新生。相较于其他泛乡村文旅书籍,本书跳出单一赛事介绍,把民俗传统、性别伦理、群众互助融为一体,挖掘出姑妈篮球区别于其他乡村赛事的文化内核。在这一篇章里,她还写到了黔东南“文学七姐妹”和孙红莺的文字江湖,她们以“她视角”发现美,以“她力量”放大美。

第三篇章聚焦“她力量”的时代价值,紧扣乡村振兴命题。

书写乡土女性的时代力量——读余天英《姑妈篮球与“她文化”“她力量”》有感

□ 姚瑶



解构专业体育的精英壁垒,对比“村BA”高强度竞技,清晰凸显其全民包容的女性体育特质,补齐黔东南乡村体育的差异化叙事。

第二章深挖“她文化”千年根脉,完成民俗溯源。作者从苗族“蝴蝶妈妈”母性崇拜文化切入,解析“姑妈”不只是亲属称谓,而是跨村寨情感纽带。传统姑妈回门习俗是姑妈篮球的文化基底:每逢苗年、鼓藏节外嫁姑妈携礼归乡,集体欢聚的需求催生球类游戏。赛事中场芦笙舞、锦鸡舞、姑妈走秀等,都是姑妈文化活态传承。书中记载赛场奖品不用现金,以猪腿、米酒、五色糯米饭、银饰作为荣誉象征,把乡土礼物经济与民族荣誉观完整呈现;将苗绣队服、侗族鼓楼纹样围裙等非遗穿在身上,

书中从个体、家庭、村寨、产业等维度展开论述:个体层面,杨艳芬等中年姑妈摆脱家务桎梏,让生活更加美好,在赛场重拾自信,打破中老年女性的审美与行动刻板印象;家庭层面,丈夫、老人主动承担带娃、后勤工作,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让她们习惯了沉默与付出,很少有机会展示自我,姑妈篮球的出现,让这一传统模式被重构,家庭关系更为和睦;基层治理层面,各村妇联牵头动员,妇女议事会、女性骨干带头组队,形成“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寨”的动员机制,强化村寨凝聚力;产业层面构建“她体育—她旅游—她文创”完整链条,赛事引流带动银饰、苗绣、茶叶等外销,多地开设姑妈主题民宿、非遗体验

文创开发、人才培养等可持续路径,为各地发展女性群众体育提供可参考的“贵州样本”。

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书写了新时代乡土女性自我觉醒、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力量,为读懂多彩贵州提供了一份饱含烟火气的珍贵文本。

■ 姚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芦笙吹响的地方》《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等。



夏日雅集

□ 田玲

怀化的七月像煨着火,贵阳的七月却像盛着水。

刚落地贵阳,丝丝凉意便将心内的郁热驱散得干干净净。

于师父而言,爱上贵阳,牵挂贵阳并非因为它的好气候,只因这里有她的恩师——我的师爷,贵州古琴界“三驾马车”之一的刘汉昌老先生。

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师父起心动念学习古琴,机缘使然,她拜入师爷门下研习古琴。贵阳与怀化,从绿皮火车到如今的高铁,师父独自背着琴往返十几年。

师父时常提及师爷的模样:他是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先生,如今已八十有余了,待人和蔼可亲。相片中的师爷戴着眼镜,身着白色长衣、红色马夹,笑眯眯地怀抱一张古琴,儒雅又慈祥。

很快要见着他,忐忑还是多过了喜悦。

迎接我们的是师父口中精致漂亮的师娘,我的师奶。老人家皮肤柔滑白皙,满头乌发一丝不苟盘向脑后,身着一件浅紫色纱衣,温婉地同我们饿了么,去楼下吃饭去。我们早已忘了那些,只顾注目打量师奶,这哪里像七十几岁的老人,分明不过六旬左右。

客厅正面,书有春草堂几个大字的牌匾熠熠生辉,瞬间似回到了师父的客厅,我们在那张牌匾下长久地习琴,已经熟悉了那份照耀春草的光辉。此时,白头发白胡子的师爷拄着拐坐在牌匾下的沙发上,慈祥地望我们笑,似一位早已等待多时、迫不及待相见的亲人。那一份亲切感强烈地

撞击着我,来时的忐忑荡然无存。“快来快来坐,这么老远地过来。”他慢慢地拄着拐想站起来,师父早就走过去他身边扶他坐下。

岁月磨人,看得出师爷的腰和腿都不太活络了,老人家还争着为我们泡茶。我们怎忍劳烦活动不便的他,今日能来拜见,听听琴训,已是幸有有缘了。“师爷,您坐,我来泡茶。”我自告奋勇。师爷温和地指点我,点这个按键烧水,温度定到85度就好,不然泡出的绿茶不好喝。我细心地操作着,这里俨然是一个熟悉的、亲切的另一个家。

这个家简单、整洁、朴素,客厅里有书有琴,各为主角,反射出一种古老与朴拙、博大与神秘的气场,内心暗诵“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何陋之有”。

“这位是田,这位是小敬,这位是敏。”师父介绍着我们。

师爷不住地点头微笑,慈爱地说:“好啊好啊,后继有人了啊。”

师父望着恩师,眼神中充满敬意和疼惜。这两年她来探望师爷的频率越来越高,我明白她的心意。

“我给你们弹首曲子吧,只是现在精力不济,弹到哪里是哪里。就弹《渔樵问答》。”师爷提出了最关键也是我们最迫切想的那个点。

我们欣喜地簇拥着师爷、师奶往琴房而去。琴房约莫二十平米,贵州琴社的牌匾居中巍峨而立,牌匾下是四幅黑色镶花的古

代仕女画条屏,正前方是一张原木色大琴桌,两张古琴在桌上相对摆放,便于面对面教习古琴,老师弹一句,学生跟一句,从师爷到师父,皆是沿袭此法教学,方法简单精准,学生们深受其益。琴桌左侧不远摆放一张古筝,师奶的古筝弹得出神入化,二老时常在琴室或切磋交流或琴琴合奏,想想这一幕竟有些沉醉了。

人与琴似乎有着奇妙的默契与链接,身子骨不太活络的师爷坐在琴桌前,整个人精气神瞬间回正,他双手轻灵地拨动琴弦,泛音调弦后稍停几秒,散音起,琴音缓缓流出,一波波蔓延扩散,逐渐汹涌,不一会就没过整个琴室,我们屏息围坐,沉浸其间情不自禁,忽闻潮起潮落,一会儿又风平浪静,渔歌高唱间,樵歌随之呼应,或细语呢喃,或高亢激昂。

每首古琴名曲都对应一个富含深意的故事。《渔樵问答》讲述的是渔夫和樵夫相遇一起谈山水风光,论古今兴衰,最终二人达成共识,与其追求功名利禄,还不如归隐山海,打自己的鱼、砍自己的柴,过得轻松快活。

曲子很长,光琴谱就有十几页。师父曾鼓励我学习此曲,只是见诸生惧,一直未曾染指。师父却常弹此曲,她说弹之令人心静神怡,平和舒展,最是驱烦解郁。

轻灵的几声泛音过后,琴音戛然而止,一曲终了耗时八分多钟。我们恍然醒觉,只见师爷双掌轻覆于琴上,气息微促,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你们来弹吧。”师爷长舒一口气。

我们满怀敬意地鼓起掌来,琴声虽止,内心却波澜起伏。一个声音由心底深处隐隐传来:“师爷,好师爷,其实您尽可以只弹一小段。”

眼前的琴桌与琴是如此神圣,我非常好。师爷与师奶齐声道:“但弹奏时一定要注重轻重缓急,这样整首曲子的意境就出来了。”我既惭愧又喜欢,记着师爷的鼓励,筹划着今后的学琴之路。

次日返怀,虽感酷热难当,但触及内心留存的那丝清凉,暑气全无。

■ 田玲,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湖南文学》《湖南工人报》等。

时 光 一 页

诗 花 烂 漫

六枝站 (组诗)

□ 龙翔

六枝站,贵昆线上一座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火车站,见证过时代的沧桑巨变,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过往。如今,随着高铁列车的兴起,其结束了客运使命。

——题记

远去的光影

最后一次班列消失在地平线上
老站房沉默了下来
喧嚣的时光突然变得安静
往来奔走的风,有些无所适从

闻声赶早的晨光
在时钟的跳动中迎送着
无数的启程和归途
我曾多少次转身挥手
揣着有梦的体温
向远方出发。也曾无数次
卸下疲惫,搜索站台后
小别重逢的乡音

暮色中我伏在杂草覆盖的
铁轨上聆听,冰冷的
锈斑体表深处,只有我
清晰的心跳和轮对碾过时光
渐行渐远的回声

老站台

枯草漫上台沿了
远处的班列迟迟未到
等候的人也没有来

雨簌簌地下着
赶来送行的女子
手中的紫色伞盖
在慢慢收紧。再没打开

起风了,许多人都朝着
同一个方向望去。那是
风穿过陈旧的铁轨
撞击记忆的声音

旧车票

墨痕被时光润染,模糊了
字迹的轮廓。贴进掌心
分明能触碰到青草的气息
还有乡土的芬芳。每一处
碾过的划痕,都珍藏着
千山万水的缩影

当我一张张翻阅着这些
褪色的生命站牌,那些年的
风霜雨雪便簌簌落下
年少的迷茫与疼痛
便在时光里慢慢洇开
每一程,都倒映在站台
挥手的离合里

时光总是远远退去
留在手里的车票
不断蜕化成生命长河的浮标
每次凝视,都会有一双
曾经交错过的目光
从行进的车厢深处
明亮亮地,转过头来

远去的鸣笛声

生物钟时常都在更新。有时是菜市场搬迁,有时是公交调整了路线。或者是那个扶着小推车叫卖的商贩改了行而好长一段时间,是那准时准点拉长的鸣笛声跑远了。再没回来

风侧身而过的声响
变得刺耳。出站口阶梯边沿
绿藓又厚了一层。覆盖了许多
走远的脚印

路过的人一遍遍举起手机
仿佛在等待那个风尘仆仆的归人
也或许,是为了留住那些
越来越远的回声

■ 龙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散文诗》等。



红枣糕

□ 田洪生

妈妈长什么样呢?这是埋在我小时候心底的疑惑。每次去放牛时,我总喜欢往嘴里填上一颗红枣糕,躺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望着天空遐想。每飘过一朵白云,我都将它想象成妈妈,妈妈的模样随着云朵的变换而改变形象,有时胖胖的,有时瘦瘦,有时高高的,有时矮矮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便跟着爸爸去了浙江。我躺在奶奶的怀里闹腾,哭着要妈妈,奶奶用手中的蒲扇指着乌江说:“么儿,到暗溪渡口去坐客船,很快就能看到你妈了。”我不知道小丫离浙江有多远,需要坐多久的船,我只知道,翻过眼前的高山,还要走上两年。

对妈妈的思念,每到年关才会变为现实。那天我和弟弟宏林天不亮就起床了,一人背着一个能装下自己的背篋,去山下的暗溪渡口接爸爸妈妈。望着那条即将靠岸的客船,明明马上就要靠上岸,忽然又扭头驶向思渠码头,我和弟弟的内心随着客船来回摇摆。

船停靠岸边,由于背包太大,将妈妈和爸爸“藏”了起来,我和弟弟没有及时发现他们。还是他们先开口,我和弟弟才看见他们。此时,我也终于看清了妈妈的模样,她胖胖的、矮矮的,双眉之间有一颗黑痣。

回家的山路崎岖,爬上去要花两个多小时。我和弟弟背着两个空背篋走在前面,爸爸、妈妈背着一座小山跟在后面。我们之间几乎不说话,但每到一个个歇站的地方,妈妈便会从包里翻出零食来,递到我和弟弟面前:“么儿,饿不饿,拿去吃。”我和弟弟同时摇头。

到家后,我们之间默契保持着的沉默,被妈妈从牛仔包里的翻出来的红枣糕打破,那也是我对妈妈的味道,第一次有了认知。原来妈妈的味道是甜的,是红枣味的,有着属于山野的清香。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人,随着一块又一块红枣糕下肚,空落落的心逐渐被填满,最后溢了出来。

长大后,我们从麻阳河的一个小山寨,搬迁到了铜仁市区。也是从那时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红枣糕。我曾翻遍铜仁市区的所有面包店,也没有找到,有几家店有相似的款式,可放进嘴里,我知道,那不是妈妈的味道。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曾经人满为患的乌江客船停运了。前几天,妈妈在浙江过完她五十岁的生日,而我依旧在寻找——红枣糕。

■ 田洪生,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文学少年》《中国文艺家》等。

